美國高等教育全面國際化的動機與沿革

駐波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

從無關到關鍵

雖然相對於歐洲，美國的高等教育算是起步較晚，但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潮流卻不分時間早晚，已成為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經之路。美國的高等教育源自於德國大學於19世紀晚期、20世紀初期的系統，而其發展的歷史成為美國精神的象徵。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的高等教育體系呈現更為孤立的趨勢，對許多大學來說，國際化仍是一項頗為虛幻的理念。幾年前在某場高等教育的會議中，一位頗具權威的演講者提到，一位大學裡非常資深的老師說到，在我們國家能學到的已經是超乎其他國家之上了，如此一來，我們為何需要把學生送到國外學習呢？

美國孤立傾向

打從一開始，美國的建國宣言則將美國的孤立傾向推向了一條不歸路。脫離了英國的統治而獨立的美國，在華盛頓宣言中指出要抵抗外侮，佈下了美國建國的孤立政策。 西進政策反映出美國政府熱切於將美國精神與價值感化全國人民，而對於移民來說更是如此，將不同文不同種的人民帶進同一個文化大熔爐。對稱霸於西半球的美國人來說，不僅有大西洋與太平洋保衛著領土，其地大物博、強而有力的國力，的確讓她擁有獨霸全球的優勢。因此，美國人一直以來都相信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而其他非美國人都渴望並嚮往美國經驗(向內政策)。

二次大戰後，向內政策開始向外發展，因為地理政治的關係，向內政策容易阻礙經濟發展，並且原子彈及飛彈的發明也讓兩大洋失去了保護美國的功能。因此，將美國民主政治、文化、價值等傳揚至美國以外的地方，才能夠保衛國土，提升國土安全(向外政策)。美國因此投入了大量的財力來協助國際發展事務，因而穩定世界的動盪不安，這些舉動在在的向世界其他的國家展現美國的強大國力，其與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種「協助者」的姿態。然而參與國際事務應是一種雙向的關係，美國卻仍停留在單向的「教導」勝於「學習」。

教育體系的內向政策

美國從幼稚園到高中也是如此，教材著重在認識美國本土，至於歐洲、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的歷史及文化則在正式課程中較少提及。這些異國的文化風情及種族智慧，在在顯示可以提升學生創造力、不同的文化視野，以及全球化的眼界，但可惜的是，在美國的正式教育中，往往成為被忽略的一環。 在美國的教育文化環境中，對於新移民有一種企圖要同化的社會氣氛，在這個以說英語為主流的社會中，不僅不鼓勵學習其他語言，就連想說母語都不被社會鼓勵。然而，在過去幾年中，在幼稚園到國中階段的課程有了一些轉變，從內向政策轉變為外向政策，對於其他國家有更多的認識和學習。甚至到高中、大學，出國留學以及邀請國外講師等，見證了全球化的趨勢，加快了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腳步。

政策大逆轉

自1950年代晚期到1960年代早期，美國內部產生了一些焦躁不安的聲音，*醜陋的美國*這本書的出版揭露了美國對於世界觀的醜陋現象，同時俄國人造衛星的成就，也讓美國人不禁捫心自問，「我們仍舊是所謂的唯一、第一嗎？」美國國防教育法在人造衛星落後俄國進度之後通過了一項法案，在基礎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上大力推動科學、科技、工程以及數學的加強，這是美國第一次破天荒大規模的高等教育國家改革。在國防教育法第六條法案中，強調發展區域性以及語言方面的專長，更是史無前例的實施教育的「外向政策」。 傅爾布萊・海斯(Fulbright-Hayes)計畫在法案推動後一年生效，強調教職員出國進修以及國外的學位獲得，更是讓此項法案更為活躍。國防教育法第六條法案中對於培養專業的訓練，根據學者畢得(Biddle)指出，立法的重點在於提升國防，而非讓整個高等教育整體性的價值更為外向，這只是一個方式、一項途徑，而非一個目標或結論。

儘管如此，國防教育法第六條法案毫無疑問的是高等教育開啟世界觀的一個催化劑，與之並進的美國國際開發援助署(USAID)替美國高等教育建立了一個完整的骨架；不僅鼓勵各種語言的學習，也將大學教職員帶往世界各地，增進國際參與。當時的許多大學生也積極的尋求可以投入參與國際事務的方式，像是參與世界和平組織或是出國留學，許多當時的這些學生如今都成為美國或其他國家大

學裡專職推動國際教育的教職，他們至今依然在國際教育的領域裡努力著。 60 至 70 年代，因著國防教育法第六條法案的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種子逐漸萌芽，雖未成熟，但卻在國家整體的教育國際化上，扮演了一個十分關鍵的角色。

譯稿人:李伊心

參考資料:摘譯自美國外籍學生顧問協會(Nafsa) 約翰・哈吉克所著「全面國際化」(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ization)

國家教育研究院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